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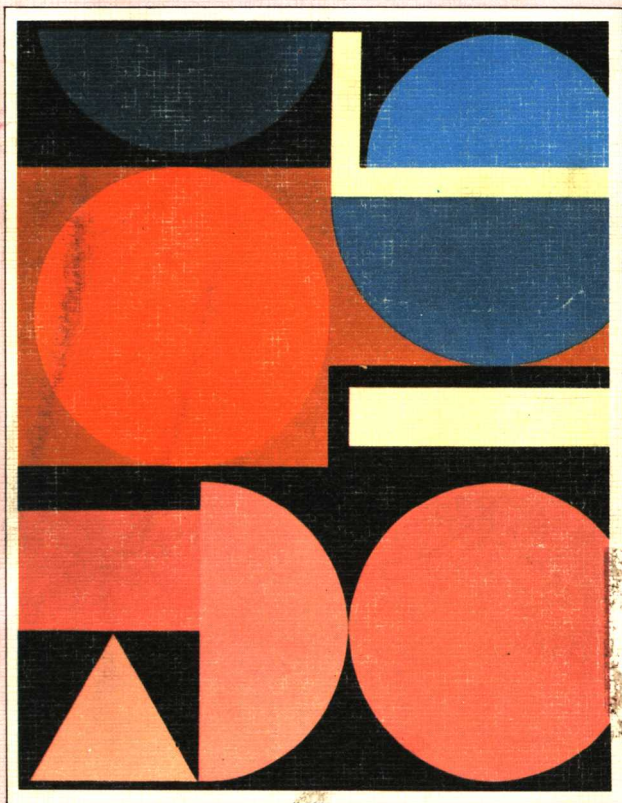
幼獅文選

75年

文化思想篇

轉化與創造

林毓生 等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G0
L526(3)

幼獅文選

75年

文化思想篇

轉化與創造

林毓生 等著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印行



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四號

著者：林毓生等著

校對者：陳肇健・黃麗香

出版者：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發行人：胡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6之1號三樓

臺北市漢中街五十一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二七三七—三號

印刷者：中寶印刷廠有限公司

三重市成功路41巷11弄8號

基本定價：一元一角一分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六月三版

編者的話

中國一直是世界舞台的焦點，自鴉片戰爭後，中國放棄閉關自守政策，開始與西方文化大量接觸，迄今已滿一個半世紀。在這段期間內，中國的政治由專制轉向民主，社會由農業轉向工商業；政府遷台之後，更致力於經濟發展，締造了舉世驚羨的成就。

然而，如此高度的經濟發展，明顯地也為現代中國帶來許多併發症；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傳統自身之不足——一旦落入現代化社會自然產生的不適應。因此，這一代的知識青年在尋求創造新文化的過程中，實應兼具省視傳統與了解現代的素養。其於這個觀點，本書所選錄的文章遂朝向：一是對傳統的再詮釋與再出發；如錢

穆、牟宗三、莊申等先生之作是；二是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再綜合，如許倬雲、林毓生等先生之作是；三是對傳統現代化的反省，如張光直、沈清松等先生之作是；另以杜維運先生「憂患的世紀」一文置於卷首，期能喚起國人的「憂患意識」——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憂患意識。讀者若能透過這三個方向的融會貫通，為傳統與現代化過程之間的「協議」取得一線契機，便是我們最大的心願。

本書之選，限於編者的學力、才力，遺珠之憾自所難免，尚祈讀者賜諒。對選入本書的作者，也藉此致上我們誠摯的敬意與謝意。

幼獅文化事業公司
編譯部 謹識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

目 錄

憂患的世紀	杜維運	一
中國民族性與中國文化之特長處	錢 穆	一三
中國傳統文化中之師道	錢 穆	三一
人文教養和現代教育	牟宗三	四三
中國藝術的巡禮	莊 申	六五
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	許倬雲	七九
近代中西文化接觸之史的涵義	林毓生	九七

(四)

從中國古史談社會科學與現代化

張光直 一一九

儒家思想、科技發展與現代化中國之追尋

沈清松 一二九

憂患的世紀

杜維運

一

憂患是與歷史俱來的，歷史掀起處，憂患即叢生。戰勝憂患的時代，是史學家所歌頌的昇平盛世。昇平盛世不常見，其持續約在百年上下。如唐自太宗貞觀初年，中經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直至玄宗天寶末年，共一百二十九年（貞觀元年至天寶十四年，西元六二七年至七五五年），是唐帝國的昇平盛世，此下即進入憂患，盛世不復見。再如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共一百三十四年（西元一六六二年至一七九五年），是清帝國的昇平盛世，此下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諸朝，憂患重重，終至傾覆。以人爲中心的歷史，憂患迭呈，有類時序。因憂患而

警覺、而策勵，歷史的生機，自此展現。

中國歷史上有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憂患的世紀。歷時五百年的春秋戰國時代，是一個憂患的世紀。周室衰微，諸侯兼併，五霸七雄，爭戰不已，加上南夷與北狄交侵，邪說暴行並作，當時的中國，不絕若線，而救時的九流十家之說，適時蠡出競作，學術思想放出萬丈異彩，人類的理想於是出現。

自永嘉之亂（晉懷帝永嘉五年，西元三二一年）迄於隋滅陳（隋文帝開皇九年，西元五八九年），統一中國，中國陷於分崩離析狀態者二百七十九年，在此期間，五胡入侵，中原板蕩，錦繡河山，爲之變色，這是一個憂患的世紀，人人盡知。然而匈奴、鮮卑、羯、氐、羌等五胡與中國民族在不知不覺間融合，中國文化潛移默化了這些外族，以致因民族融合的成功而有隋唐統一盛世的來臨。

安史之亂爆發，唐的盛世過去，接下來的是藩鎮割據，流寇竄亂，五代十國，紛爭不已（唐玄宗天寶十四年至後周顯德六年，西元七五五年至九五九年）。歷代憂患，以此爲極。在此期間，河北「數千里之區，士民無清醒之氣，凡背君父，戴

夷盜，結宮闈，事奄宦，爭權利，誇武競者，皆其相尚以雄，恬不知恥之習也」(王夫之「讀通鑑論」卷二六)。其致此由於河北藩鎮的首領，出身行伍小卒，本無教育，亦無學術文化野心，只知割據自雄，在其領域內，實行武裝統治，如田承疇在魏博，凡域內戶口壯者皆籍爲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衆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其他河北諸鎮皆如此。爲河北藩鎮統治的大河北岸，學術文化，於是急遽倒退，北方的中國，自此在中國歷史上，退居次要的地位。

北方如此，南方亦糜爛不堪。王仙芝、黃巢流竄所及，燒殺擄掠，毒流萬姓，瘡痍數千里；秦宗權寇掠焚殺，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屆江淮，極目千里，無復煙火；孫儒攻陷東都，環城寂無鷄犬；楊行密攻秦彥，畢師鐸於揚州，人以堇泥爲餅充食，掠人殺其肉而賣之，流血滿市；孫儒引兵去揚州，悉焚廬舍，驅丁壯及婦女渡江，殺老弱以充食；朱溫攻時溥，徐泗濠三州之民，不得耕穫，死者十六七。傷心慘目如此。

此時，中國歷史文化瀕臨滅絕的邊緣。不是宋太祖有遠見，崇文抑武，息百年的凶危（歐陽修於〔新五代史〕卷六十一「吳世家」云：「自唐失其政，天下乘時，黥髡盜販，袞冕峨巍。……百年之間，並起爭雄。」）。自唐僖宗乾符元年（西元八七五年）算起，訖於五代末，爲時接近百年，是中國歷史上的大混亂時期，登斯民於衽席，中國的浩劫，真不知伊於胡底了！

歷史上的昇平盛世，持續僅百年，憂患的世紀，則往往歷時數百年，「憂患與歷史俱來」，一部歷史，像是一部憂患史。自然憂患的程度不同，其影響於歷史者亦異。如春秋戰國時代戰爭頻仍，生民荼毒，然以戰爭進行的地區有限，平靜的地區，學術文化以受憂患的刺激而迅速發展。永嘉之亂以後，宇內鼎沸，西北諸涼一帶，兵禍較淺，儒生紛紛前往，繼續講學不輟，於是有所謂河西儒學，隋的統一天下，賴此純正的學術。兩宋是憂患的世紀，契丹、西夏、女真、蒙古諸外族，先後崛起，宋的安危，決於旦夕，然北宋自澶淵之盟以後，與遼相安於無事者，一百二

十年之久，宋利用此悠長和平期間，積極發展學術文化，宋的理學、史學、文學、藝術，於是得以大放異彩。

南宋偏安江左，學術文化仍賡續發展。迨蒙古的鐵騎，蹂躪大江南北，宋的學術文化，遂趨衰歇。所以憂患的世紀，像唐末迄於五代的一兩百年，流寇竄擾，藩鎮割據（五代十國實際上是藩鎮的延續），宇內沒有一片靖土，學術文化有瀕於滅絕的可能，人類的危機，莫大於此時。

二

自清光緒二十六年（西元一九〇〇年）以來，迄於今日，中國進入有史以來的大憂患的世紀，晚清數十年，內有太平軍的興起，外有英、法、日、俄等強大外族的環伺，一敗於英，再敗於英法，三敗於日本，此時中國的憂患已深。但是光緒二十六年的拳亂爆發，卻爲國人帶來最大的恥辱，以致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了，屹立東方數千年的大帝國，頃刻間變成不設防的城市了，西學隨著大量湧入中國來了，中

國於是進入大憂患的世紀。

清廷傾覆，民國成立，內憂外患，如飄風驟至，日本的入侵，共產黨的竊據大陸，尤爲中國帶來最大的災難。所以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今日，是中國的大憂患的世紀，中國的前途，正面臨最嚴重的考驗。

此處提出大憂患，不是危言聳聽的：

中國以前所遭遇的外族，強如匈奴、突厥、女真、蒙古，都是文化不高的民族，以致領土雖有淪喪，文化則獲勝利，多一次外患，多一次收穫。近百年出現的外族，武力強大以外，都有很高的文化，彼等可以不發一將一兵，而已決勝於萬里之外。中國文化能否在外來文化衝激下而歷久常新呢？中國能否在萬國林立中而屹立不搖呢？處今之世，憂慮之大，莫過於此。

外來文化中，以西方文化爲首。中西文化異同優劣之論，中學西學本末體用之說，於是甚囂塵上。晚清「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之說，風靡一時，有識之士，多景服之。

到民國時代而被揚棄，西北派佔到優勢，馴致而全盤西化之論出。「西洋文化無論在思想上、藝術上、科學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學上、文學上，都比中國的好」（陳序經「中國文化之出路」，見呂學海編《全盤西化言論集》）。「我們若平心靜氣地計量比較中西文化之異同，我們不免發現西洋文化均比我們好，而中國文化通通不好」（呂學海「評中西文化討論的折衷派」，同上書）。「要是人們還以為中國文化有好的東西是要保存的，請指出來」（同上）。這類武斷得毫無常識的論調，叢出不窮。

大凡今日學人談中西文化問題，仍然具有濃厚的偏激情緒，不是擁傳統，就是傾西化，其持「會通中西，權衡新舊」（張之洞《抱冰弟子記》）態度者，難見其人。其實居今日而談中西文化問題，不應再有民族的情緒與中西文化孰優孰劣的觀念。中國文化有其優點，西方文化也有其長處，是一項常識。視兩者無分軒輊，而予以會通，取其長而棄其短，中國的新文化自此誕生，泱泱大國民的風度，自此表現。簇新的西方文化，豈能漠然視之，不予以吸收？豐富的固有文化，豈能盡棄之

若敝屣，不予以發揚？

有人認為傳統沒有用了，過去已經死亡了，爲求新就不能要舊，不知新是從舊中來的，不有舊何處有新？不有舊史學何處有新史學？不有舊文學何處有新文學？而務新者多不知此常理，毀滅中國數千年文化遺產者，可能就是這批新人物。所以今日不憂沒有慕西化者，惟憂缺少認真傳遞與發揚中國文化者。中國文化在受嚴重考驗中，這是前所未有的，中國的存亡，亦繫於此。如此以言，我們是處於一個大憂患的世紀了。

共產黨出現在中國歷史舞臺上，尤其是中國大憂患的肇端。其竊據大陸三十八年，民窮財竭，人人共見。其尤甚者，爲盡舉中國學術文化而摧毀之，盡舉同胞而蹂躪之，奴役之，終至於人心風俗大壞，開中國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國人勤勞、知足、和平、誠實、仁愛、寬恕等美德，在大陸差不多已不見影蹤了。清算鬥爭之習，猜忌貪婪之性，日久而深錮於人心，中國之大憂，隱伏於此，是真堪「痛哭、

流涕」者（賈誼「治安策」云：「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見〔漢書〕賈誼傳）。

昔顧炎武論人心風俗：「正人心急於抑洪水」（〔日知錄〕卷十二「河渠」條）。「小雅廢而中國微，風俗衰而叛亂作」（同上卷十三「清議」條）。「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廢，而非所爲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風俗而已」（同上卷八「法制」條）。王夫之亦云：「天下者待一人以安危，而一人又待天下以興廢者也。唯至於天下之風俗，波流簞鼓，而不可遏，國家之勢，乃如大隄之決，不終且潰以無餘」（〔讀通鑑論〕卷五）。「戰國之爭，逮乎秦項，凡數百年，至漢初而始定。三國之爭，逮乎隋末，凡數百年，至唐初而始定。安史之亂，延乎五代，凡百餘年，至太平興國而始定。靖康之禍，延乎蒙古，凡二百餘年，至洪武而始定。其間非無暫息之日，若可以定者。然而支蔓不絕，旋踵復興，非但上有暴君，國有姦雄，抑亦人心風俗，一動而不可猝靜，虔矯習成，殺機易發，上欲撲之而不可撲也」（同上卷十一）。風俗衰而叛亂作，風俗動而國家的大隄潰，人心風俗一動而

不可猝靜，則天下之亂，不可旦夕救平，人心風俗關係於治亂如此。然則值今日大陸人心風俗大壞之時，中國的大亂，隨時可能如火山的爆發，颶風的猝至，誰說我們不是處於一個大憂患的世紀呢！

三

以整個世界來講，二十世紀的今日，是有史以來的大憂患的世紀。前此的十九世紀，支配世界的西方文明，被認為已發展至最高峯，自由民主為政治帶來最高的理想，工業發展促使人類生活極度舒適。生於其時的人，充滿自信，無限樂觀。可是進入二十世紀，頃刻間而情況改觀了：兩次慘絕人寰的世界大戰，生靈為之塗炭；歷史是否進步與延續，引起懷疑；工業文明呈現了危機（例如能源枯竭、環境污染，都是由工業文明引起的）；人類的價值判斷，陷於混淆；核戰可能發生於刹那之間；整個人類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化為灰燼。這是世界人類的大憂患的世紀，世界歷史走到了存亡絕續的關頭。